



# 牵手的爱

□ 顾晓蕊

江南小镇上，一个四合小院里，住着四五户人家。看似简朴的老式院落，梁枋门窗的木雕却精细，青瓦顶，石板路，浸润在水乡独有的气息里。

院里住着土生土长的老户，也有临时租住的房客。同在一个大院里，门挨着门，墙贴着墙，邻里间自然相当亲近，仿若一家人。

刘教授，今儿这么早上课去？裁缝阿月抬头问，手里的勺子却不停。屋檐下搭着个煤炉，锅里煮着小馄饨，如鱼儿般翻滚着，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那个被称为刘教授的人，是一个衣着体面的瘦高男子，腋下夹着个皮包正欲出去。哦，阿月妹子，还得拜托您，翠翠睡得晚，我没叫醒她。

你放心吧去罢，等做好饭，我喊翠翠起来一起吃。阿月爽利回道。

胖嫂蹲在院中的水井旁刷牙，嘴带沫，侧头看了一眼，嘟囔着说，刘教授，你也吃点再走，阿月做的鱼丸馄饨，可又香又好吃呢！

不，我去学校食堂吃，早上有课先走了。刘教授边说边朝外走，话语，人已走远。

阿月绯红着脸，怪嗔道，胖嫂，说的啥子话……胖嫂撇撇嘴，咯咯笑了几声，叹道，刘教授是个好人，哎！都是命啊……话语中有深深的同情。

两年前，刘教授携妻子从外

地搬来，住进这里，他看中了小院的幽静古朴。很快，住在这条老巷子里的人，都熟识了他们两口子。

刘教授语气淡淡，神色淡淡，有温雅的气质，在一所大学里授课。那个叫翠翠的女人，是他的妻子，眉眼弯弯，初看温婉如水，近看会发现那眼神飘忽、痴缓。她头受过重伤，落下这呆病。

刚来的头一周，刘教授带着病妻去上课。妻坐在最后，他站到台上讲课。刚讲了几分钟，妻敲起桌子，咚咚咚，引得学生哄笑。后来，校长找到他说，家属不能进课堂。

无奈之下，他敲开邻居阿月的门。阿月是个巧手的裁缝，平时按些改衣缝补的活。她说，让翠翠姐跟着我，在这儿等你回来。

刘教授过意不去，掏出些钱给阿月，她却不肯收。因而讲完课回来，他常捎些梅花糕、青团子之类的小吃，送来给阿月。

倘若闲下来，刘教授牵着妻子的手，在江南的小巷中穿行。“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他缓缓吟读这首小令，翠翠的痴笑，便萦绕在蒙蒙烟雨里。

巷子里的街邻，往来看见，望着那身影潮了眼，湿了心。刘教授，可是个大大好人啊……话语中透着惜情。

日子，轻轻悠悠地过去。转眼间，又是一年水暖花开时。

胖嫂去找阿月做活，闲聊中

问起阿月的家事。阿月幽幽地说，男人是个酒鬼，喝多了酒，就摔摔打打。儿子考上大学的那年，男人喝得烂醉，回家路上不幸掉进河里，就这么没了。

说着鼻子一酸，阿月的眼前浮起层水雾。抬头见翠翠坐在门槛上，痴笑着吃糕点。阿月又说，你看翠翠摊上这病，还有人疼着，温柔地牵她的手，把她捧在手心里。

胖嫂也跟着伤感一番，忽想起什么，眨眨眼睛，凑到阿月耳边说，刘教授是个知冷热的人，你不如跟着他去，将翠翠认作姐姐，你俩一起照顾她。

阿月听了后，心里不觉叹了一声，脸上却佯装生气，抬手捶了胖嫂几下。

这一天里，阿月又如往常那样，哄着翠翠坐门前晒暖，自己低头忙着做活。她的心思飘移着，手被针扎了好几回。

饭端上桌，敲门声响起来，开门，刘教授温声道，我来接翠翠回去。阿月眼中水波荡漾，今天多做了几个菜，你们在这儿吃饭吧！

刘教授正想婉拒，却见翠翠已坐在桌前，手捏几个鱼丸，往嘴巴里塞。阿月说，瞧，翠翠姐喜欢吃，你快进来坐吧！

饭吃到一半时，阿月犹犹豫豫地问，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你想过以后吗？这话来得突兀，刘教授有些迷惘。阿月小声补充道，就是另娶一个女人，跟你一起照顾翠翠。

看到阿月红着脸，刘教授恍恍惚惚，唉，你肯定觉得奇怪，我们怎么会离开家乡，来到了江南？喝下碗米酒，他开始讲了起来。

彼时，他还家乡的大学里任教。这天，他给妻子打电话，要请她下馆子吃饭。他在饭店门口等了许久，才见她姗姗而来，穿一身藕粉色长裙，欢笑着朝他走来。

他却显得很不耐烦，匆忙地扭头想进店。意外就在这时发生了，他觉得后背被人猛推一把，等回过神来，发现妻子倒在血泊中，被楼上坠落的花盆砸中。

她因伤到头部落下病，他后来才想起，那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他无限痛悔地说，请她去饭店吃饭，原想商量离婚的事。

有一位学生爱上了他，他站在讲台上，能感受到那火热的眼神。她眼中的山重水复，他自然一眼看透，心轻漾了一下，又荡漾一下，终是沉溺在那份深情里。

妻子出院后，江南一所大学发来邀请，聘他做客座教授，去那边讲学两年。他想离开了也好，自此风烟散尽，况且水乡气候温湿，利于她的调养。

阿月听得眼眶全湿，浮起的心又沉落下去。

隔了些天，刘教授讲课归来，见阿月的房子空了，她已搬走。胖嫂领着翠翠走过来，阿月的儿子毕业了，她去儿子那里，临走，还让我帮着照顾翠翠。

刘教授牵着妻子的手，走进烟雨小巷里。他想，下周课程结束，也该回家了。他欠下她的，将余生来偿还，惟愿牵她的手，慢慢走下去。

同事曾讲述过一段青春年少时的往事。彼时，她正在读中学，班级里有一位女同学与她相交甚好。她每日早起，去女同学家等候，两人结伴去上学。见到她来，女同学总是火烧眉毛似的就要出门，同学的妈妈赶忙把煮好的牛奶和鸡蛋塞进女儿手里。女同学家境优渥，朝夕牛奶鸡蛋相伴，而她家，鸡生了蛋则要拿到市场上去卖钱，用来贴补家用，她天天喝白粥吃咸菜，心里对女同学羡慕得不行。但当女同学把这食厌的鸡蛋转塞进她的手里时，她虽然笑着接受了，转身却悄悄地把鸡蛋扔到路边的草丛里去了。

同事讲述的故事一直在我心里浮潜升沉。我思索，同事当年明明喜欢鸡蛋，却偷偷扔了它，也许是因为年少时骄傲的自尊心，但究其最根本的原因是这鸡蛋，不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美好相赠，那不过是我所不欲，随手送出的无意识。

其实，人们最需要的相赠，是互相之间饱含心意的赠送，与

## 最好的相赠

□ 颜巧霞

物的贵贱倒没有必然的关系。

我们有了汽车后，第一次出远门，是去一个僻远的村庄，先生的姑姑就在那个村庄里住。先生开车，载着公公、公婆、孩子、我，一家五口向村庄行进。早在电话里告知姑姑，我们抵达的时间。姑姑所在的小村，依稀出现在眼前，我们透过车窗，在小村的路口看见姑姑矮小瘦弱的身影，她在翘首等待着。等我们的车一到身旁，只见她像个孩子一样大步并小步，喜悦地向我们走来。一场热闹相见，一大家子老老小小的欢声笑语荡漾在那宁静的村庄上空。

日薄西山，我们该启程回家了。姑姑和姑父从粮仓里抬出

一口袋大米来。大米的负重使两位老人的背拱得更像弯弓。姑姑和姑父都是过古稀之年的老人了，我和先生连连摆手，推却着这份重礼。两位老人却不依不饶，亲自抬着大米走到我们的车子边。公公不像我们那样诚惶诚恐，他只微笑着对他的姐姐说：“让我来抬！”已过花甲之年的公公一点都没有想拒绝他姐姐的相赠。听公公这么说，姑父和姑母甚至更高兴了，三位老人一抬手就把百斤的大米袋捧到车子后备箱的高度，先生只好打开后备箱，把米袋请进去。再看着四位老人，姑父、姑姑、公公、婆婆欢天喜地地告别。听闻，他们年轻的

时候，兄弟姊妹之间怀有真心，不论自家经济多么吃紧，总是互送粮油，到老了，也还是不忘这样的相赠。也许这样的相赠，让已是风烛残年的他们恍然觉得时光不老，岁月无违。

我决定送一些秋葵种子给远方的友人。我想象着，这些种子在他的庭院里，钻出泥土，冒出娇嫩的绿，风吹雨润之后就长高了，细细的秆上结了鹅黄色喇叭状的花，最后结了一个个辣椒样的果实，友人摘下果实，凉拌煎炒煮汤都可以。身边的朋友说：“现在这社会，谁会送人种子啊？”又慢又不实惠，也就你想想得出！”我拨通了他的号码，他爽朗的声音从那边传过来，我说：“我要送你一些种子，你可以种在庭院里……”他开心地说：“好！那我回赠你一本工作日记。”如今这年头，很少有人送种子，但每天写工作日记的人又有多少？背好自己的工作日记赠送给友人的又有几个？我心里惊喜极了。没料到，我的真心能遇到另一颗真诚意的心。



## 秋来风景异

□ 游宇明

湘地遍布花朵硕大而又优雅の木芙蓉，故有“芙蓉国”之称，这里的季节有点奇怪，夏季像南方的海岸线一样漫长，四月初启程，一直延续到十月初，整整六个月，你用鞭子都抽不走；冬季次之，十一月下旬开始持续到来年三月初，也有四个来月；至于春秋两季，则属于“搭售”了，一般都只有一个月左右。如此气候跟“芙蓉国”的地形密切相关。它处于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南岭山脉向江汉平原过渡的地带，三面环山、朝北开口，境内有平原、盆地、丘陵、山地、河湖，自身生发的热气和北方来的寒潮都不容易散发出去，因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局地气候：热时像非洲，冷时像北极。

“芙蓉国”春秋虽短，特色却颇鲜明，春天到处山花烂漫、虫鸣鸟啭，秋天则是瓜果满架、枫红满天，一点没有辜负季节的厚赐。疫情期间我不太喜欢外出，每天不是上课，就是读书、写作，即使是置身校园，也能体会到江南浓浓的秋意。

秋日的校园里最先吸引我的植物是外语楼前的紫薇。紫薇是这所大学的常规花种，教学楼前、图书馆旁、学校宿舍区、家属楼绿化带遍地都是，花期也挺长，少说也有三个月，但我以前一直叫不出它的名字。后来跟一位学农的朋友去数十公里外的龙山，恰好遇到了一株数百年的老树，向朋友请教，才记住了这个诗意的名字。紫薇虽然带个“紫”字，开起花来却不管不顾，有紫色的，也有红色的、白色的，这正应了人世间一种现象，越是有才华的，越是不拘一格，甚至性情张扬。紫薇的花多而且密，一团团锦簇于树枝上，如泡发的银耳，又像冬天的大雪球，美艳至极。

桂花也是这座位于地级市的二本校园的常客。它躲在密密的叶子间，细细小小的，米粒一般，不显山，不露水，只有它开始香了，甚至香得整个校园都像喷了空气清新剂似的，你才会关注到它，也才会认真地打量它几眼。校园里的桂花有金桂、银桂之分，金桂色泽橙黄，有贵族风范；

银桂颜色洁白，有富家气象。老人家喜欢说“八月桂花香”，那个“八月”应该指的是农历，不过，我感觉近年来桂花的花期有所推迟，常常要到阴历九月初才会姗姗而来。桂花也懂心理学，知道美好的东西需要让人稍稍等一等，等了，我们才会珍惜。反过来说，世间的好物其实都应该珍惜，不管它自身是不是如桂花一般矜持。

校园的秋天最让我欣喜的莫过于白果树了。二十多年前的夏天去大熊山，在大熊山寺旁的山坡上见到那棵硕大的白果树，真的把人吓了一跳。白果又称银杏。大熊山的那棵树已活了一千五百多年，树干比五六人合抱还大，树高起码五六十米，树冠覆盖的面积应该有数千平方米，它被誉为“中华银杏王”，绝对是实至名归。后来去女儿工作的嘉兴游玩，在三塔路上见识了那一排排参天的白果树，尖塔一般，地上遍布着被秋风吹拂下来的金黄色叶片，一片片如铜钱，我的眼睛恨不得与这些叶子时刻黏在一起。我所在的校园白果树不多，也没有一块区域或一条道路全是栽满此种树，但它不时显露的身影像让我联想到过往的经历，联想到生命中的种种愉快，联系到诗歌、激情、数十年的文学道路。世间许多事物原本只是自然地生存于天地之间，一旦渗透入的情感，它便可以显出非同一般的美好。

我喜欢湘地的秋天，喜欢现在这种和平、宁静、深怀梦想的生活。

## 今夜月亮很闲

□ 蒲光树

今夜月亮很闲。也许是月亮自己累了，想好好清静清静，躲进了厚厚的云层；或许是云嫉妒月亮的万众瞩目，一个下午，不停地把东游西逛的云捉来密密地织，织成一张大幕，严严实实地捂住了天空，死死地把月亮捂住，不留一点空隙，月亮怎么也钻不出厚重的云层。

早上，天气好好的，秋风徐徐来，阳光明媚。我感觉太阳就这样走，走到下午，走到傍晚，晚上就会有一轮明月，就会有长长的月光，就会有一楼顶的清辉。月亮也打算给大家疯一把的机会，带大家露露脸，我们也说好了把小桌子搬上楼顶，说好了把望远镜架起来，说好了把月亮放进酒杯，说好了望月赏月品月饼，说好了一定要把月亮看成太阳。

可是，太阳溜走了，做了一个局，留下漫天的云。

月亮彻底闲下来了，躺在在云的上，做自己的梦，回味古往今来那些痴痴癫癫的人写下的痴痴癫癫的诗。比如“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帟”，比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比如“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比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首一首，好有味道，却又太不符合实际了。月亮想，我这一身上下冷冰冰的，哪有那么多的多情啊！月亮想起了李白，这李白也太让人失望了，居然把我当成白玉盘，嫦娥阿姨奔月的故事，难道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就没给他讲过？

闲下来的月亮，没有落入李白的酒杯，没有挂在王建的桂花树上，没有让苏东坡徒生惆怅。不用忙着在这家的楼顶那家的露台之间跑来跑去，不用忙着给

那些多情的人照亮花前月下漫步的路，不用忙着给那些小学生增加编故事的负担。

月亮闲下来了，月亮下的人们也闲下来了。大街小巷没有了车水马龙人山人海。为了战胜新冠疫情，关门歇业，居家办公，足不出户，人们在家闲了整整十天。许多人身闲了，心却无法闲下来。田里的稻谷黄了，客户的订单到期了，银行的房贷该续款了，孩子的学费也该交了……再这样闲下去，谁还有举杯邀明月的闲情逸致？月亮体谅人间疾苦，它把自己藏起来，免得让人望月添愁，望月心酸。

月亮闲下来，这个时候我也很闲。小孙女还在她们家的楼顶，和姐姐一起等月亮，等月亮出来，看嫦娥阿姨跳舞，看有没有狗把月亮当作月饼吃了。没有孙女的调皮，我便偷闲写字，写中秋节的月亮，写一些冒着热气的字。

无法赏月，不能把生活的压力转嫁给月亮，人们使用歌声和呼噜来释放。“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歌声随即响起，阳台上，窗户边，大人小孩儿，一呼百应，静悄悄的小区，一下子歌声绕梁，人声鼎沸。有物管来干预，要楼上的把歌声停了，要人们把嘴巴闭了。我倒觉得，夜还那么长，不能散步，不能遛狗，不能赏月，让大家吼一吼，癫狂一下下，好像也是挺好的。

本来想好好看看中秋月，听听月桂开花的声音。这个愿望，只能留到明天晚上了。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就当明天是今天的延伸，是中秋节的翻版。我想，明晚，一定能看到白玉盘一样的月亮。那就明晚再赏月吧。今夜，就让月亮躺平，歇歇。



## 巷子口的糜面杏仁茶

□ 陈柏清

老板携老板娘回天津老家过冬，像候鸟一样归、返。铁皮房有整面的玻璃窗，各种茶汤的材料、茶叶都装在大的玻璃罐子里，显得那样富有和丰富，架子上的塑料盒子里一排排的小点心，斑斓诱人的颜色，散发着香气。从早到晚，只要铁皮房窗户上的木板卸下，就有人坐在核桃树下，喝茶、吃点心，茶香飘逸。我特别渴望父亲带我去孙记茶汤店喝茶，坐在核桃树下，一点点喝着热茶，听大人们闲话。虽然不喝茶，坐在那里也没人驱赶，可是我面子矮，即使多么向往，如果没有买一碗茶，我都会远远地绕着走。

店里有各种茶，可是我最喜欢糜面杏仁茶。淡黄的茶汤，稀稠正好，糯软、香甜，又很顺滑，芝麻很香，青红丝很劲道儿，味道很独特。每次老板娘还会赠两个小麻团，放在精亮雪白的碟子里，笑着递给我，我望向父亲，父亲微笑着点点头，我接过来，开心得两只小辫子都快飞起来。在孙记茶汤馆喝茶是一种享受，看他们冲茶也很美。大肚子的铜壶一直坐在铁炉子上，壶盖咕咕嘟嘟颠屁股哼着歌，老板笑眯眯地坐在旁边。小铜壶在台上，旁边是各种小点心、茶料，老板娘被杯盘小碟子包围着，“一碗糜面杏仁茶，

一壶老红茶，加一点姜粉。”父亲把三元钱递进窗口。“好啊！”老板应着，我只见大铜壶的壶身一闪，青花瓷的茶壶和一只茶杯已在窗台的托盘上，老板娘往白色的大瓷杯里轻轻淋了点水，然后递给老板，老板倾斜大铜壶，水柱画出热腾腾的弧线，杯子在老板的手里像穿过水帘洞的孙悟空，眨眼琥珀色的茶汤已扣在阔口的玻璃杯里，一气呵成。青红丝、白芝麻、玫瑰花瓣、炸得金灿灿的红薯丝、瓜子仁儿，随着老板娘蓝格子衬衫袖口粉红色的梅花来回晃动，七彩虹一般喷香美丽的糜面杏仁茶已在大玻璃杯里氤氲晃动。“拿好！”父亲帮我端起杏仁茶的时候，老板娘已经笑微微地把端坐两个圆圆小麻团的白碟子递在我手里。如果能在大核桃树下这样暖暖地喝三两次糜面杏仁茶，这个秋天就很美。

糜面杏仁茶不光味道好，也有助强健脾胃。母亲看我喜欢的，特意嘱咐乡下的二姨带了糜子面来看我们。虽然糜子面杏仁茶不陌生，可新鲜的糜子面却头一次见，金灿灿的。母亲做了糕点，黏糯香甜，很好吃。她去孙记问了茶汤的制法，回来炮制，不是稀得如水，就是稠得搅不动调羹，味道不用说，也丝毫没有

孙记店里糜面杏仁茶的美感和顺滑。母亲很恼火，父亲只是笑着把我不肯吃的糜面茶用小勺挖着一勺勺吃下去。自那以后，自诩美食家的母亲再没尝试制作糜面杏仁茶，也不再提，仿如那是她美食道路上的滑铁卢。

搬离那条巷子后，我自己又去吃了几次孙记糜面杏仁茶，人没有从前多，老板依然和善，老板娘依然笑微微地赠我两只喷香的麻团。旧日邻居老的老，搬的搬，都零落了。新来的人对于吃喝大多带着街面灯红酒绿的霓虹底色，他们喜欢冒着泡沫、甜的怪异的勾兑饮品，也没有耐心坐在核桃树下慢慢品一杯货真价实的糜面杏仁茶的精致和温暖。

有一年早春，我再去，却发现整片的建筑围挡，核桃树不见了，铁皮房不见了，空荡荡的，一切都不见了，高高的脚手架，搅拌机在轰鸣，一片现代化建筑即将拔地而起。我站在那里，恍若一梦。大有“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之感。

糜面杏仁茶不难找，可太富丽堂皇的地方总觉得不对，矮门低檐又少了什么。于是戒了糜面杏仁茶。谁一茶一汤的记忆里没点温暖的执拗呢？当有了说与谁人听的惆怅时，又是一种回忆的寂寞。